

『大学高中化』 是过度管理还是迫不得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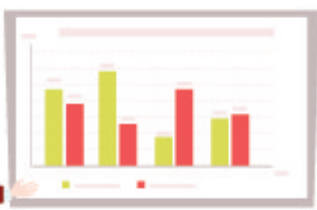
上课上交手机、统一早晚自习、设立家委会……近年来,“大学高中化”成为网上热议的话题。“大学高中化”是指如今高等院校在教育模式、管理方式与学生发展目标等方面日益接近高中教育的现象。那么,大学会成为下一个高中吗?“大学高中化”有哪些表现,又为何出现?羊城晚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近年来,与中小学类似,不少高校开始要求学生上交手机,并进行严格的课堂考勤。“我们学校这学期刚开始实施手机禁令,要求学生每节课都要把手机交到手机袋里,有的课程根据手机是否上交来签到,没交算作旷课。”广州某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大二学生告诉记者。不过,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位学生反映:“这项政策遭到了几乎所有同学的反对,于是不少同学购买了备用手机。”

手机签到只是考勤的方式之一。目前,不少高校课堂普遍要求点名签到,许多高校教师采用“花式手段”点名。例如,一些教师用每几秒钟刷新一次的二维码考勤,防止学生将考勤码转发给同学;一些教师利用地点定位、手势拍

无独有偶,去年,高校组建家长群的话题冲上热搜,不少网友认为高校阶段还设置家长群是一件“离谱”的事情。不过,尽管反对声浪高涨,组建家长群的行为仍时有发生。

近年,多所院校均有学生在网上反映,所在年级或班级要求组建家长群,让学生提醒家长入群,不得自己入群冒名顶替家长。四川某高校还开设了线上家校联系会,要求同学们在线上会议中逐个汇报学习成绩和平时学习情况。此外,一些



1. 大学生进课堂也要交手机

照打卡等方式,防止学生远程签到;一些教师甚至采取“反向点名”的奇特方式,要求来上课的学生不用打卡,从而推断出参与了线上打卡的学生是没来上课的。

“除了上交手机,我们学校还有许多繁琐规定。”湖南某高校的一名学生反映,“大学四年我们都需要晚自习,大一一是集中自习,大二到大四要每周日到周四晚上7点到9点在寝室自习,周日晚上要参加晚点名。”广东某高校的一名大一学生介绍:“我们学校大部分学院都有早读,每周周三五从七点半到八点早读,周二周四同一时间去操场自由晨练。早读时学委要统计人数,缺勤名单会在微信群公示。如果参加了社团,可以参与社团训练而不用去早读,但社团训练也要

2. 组建“家长群”追踪学生动态

高校在请假制度中不仅需要学生提交事假或病假的证明,还设置了家长同意环节,不经家长同意,学生无法离校。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高校中,学生即使周末没有课程,离校也必须向辅导员请假。

从集中自习、晚归管理到组建家长群,高校这些严格的管理措施往往会遭到学生的反对。这是高校对学生的过度管理还是高校的迫不得已?“大学生都是完全的刑事民事责任人,高校还将他们当作未成年的中学生管,显然存在错误、错位。”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认为,“不过,这也是大学被逼无奈。”

其实,“大学高中化”与高等教育普及的历程息息相关。1998年是大扩招的前一年,职高加普高共招生930万人,但是到了2024年,高校招生则有1070万

统计人数。”

还有一些高校设置了严格的住宿规定。广东某职业院校除了要求学生每周一到周五7:10—7:40早读,还对学生们设置了归寝时间。“周日到周四22:45前,周五、周六和节假日23:30前,我们需要回到宿舍。一学期累计三次迟归或者未经请假两次以上夜不归宿的同学会被处分。”一名大二学生介绍道。

记者了解到,目前部分高校采取了类似高中课堂的教学模式,对学生的管理也日益严格,例如上课时点名并强制上交手机、强制学生参加统一的早读或晚自习、设置严格的寝室管理与请假制度等。对此,有部分大学生觉得不适应,他们认为,大学就应该有大学的样子,不能和中学的管理等同。

人。不断上涨的学生数为高校管理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

随着招生人数增加,生源更加广泛,高校不得不从最基本的行为习惯抓起,对学生实施各种严格的管理要求。陈志文认为:“这些做法实际上都是在补中小学的课,培养基本的学习习惯,否则孩子们就‘放羊’了。”同时,在中学阶段,一些教师为了鼓舞学生学习,会向学生传播“上了大学就轻松了”的类似言论。不少学生经历了从小学到高中的严格而细致的管理,却并未培养起自制力,到了大学阶段很容易沉溺于娱乐而荒废学业,有的甚至面临难以毕业的处境。在经历了早晚自习的严格管理后,一名大学毕业生认为,虽然学校管理较严格,但实施学风建设改革以来,学校考研率实现了提升,校园文化氛围也在改善。

本版图片/视觉中国(除署名外)

“押题大师”是陷阱!

选择AI学习产品时应避免被误导

从“逆袭”到“必中”,AI押题成“流量诱饵”

在多个电商平台与社交媒体搜索“AI高考押题”,能找到数百种相关商品,价格从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

记者调查发现,有的机构借助AI押题进行引流,吸引用户购买会员,提供AI辅导、学习资料下载、在线答疑等服务。其中不少商家直接用AI为宣传噱头,甚至配以“大数据分析”“绝密流出”“命题组最新动向”等字眼。

除了直接售卖押题试卷,还有商家推出押题线上课程,通过线上直播或录播的方式“授课”。一位“专业顾问”称,AI押题分科收费,如语作文本,押题100%必中的项目收费880元,其他科目按照“套餐”收费,从几百元到一两千元不等。

“专业顾问”还发来“AI押题大模型”宣传页,声称“预测命中率高达90.5%”,但对

“未押中是否退钱”避而不谈。

成都市一名高三学生说,自己和班里不少同学会购买AI押题产品,或在网上浏览相关帖子作为“知识储备”。有受访家长认为,“孩子每天做大量的题,感觉有些盲目,要是AI能精准地找出重点,就能节省很多精力。”

兰州市一所省示范性高中一位高三班主任说,学校有不少考生购买了AI押题试卷或预测试题,文科类居多,AI预测的语文、英语作文以及史地政的“大题”受到“热捧”。

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罗杨洋认为,教育市场竞争激烈,商家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不断挖掘新的卖点,AI押题便成为新噱头和高考教辅市场的“新风口”。

同时,部分考生和家长有“多多益善”“宁缺毋滥”的心态,盲目信任AI,一些商家的宣传恰好迎合了这一心理。

偷换概念、虚假宣传编织的“换装游戏”

杨涵雄说,高考的命题素材均需通过多重加密渠道传输,确保试题在开考前处于绝对保密状态,不会被任何AI捕捉到。而且高考命题有着动态反馈机制,会对过往五年所有模拟题进行相似度筛查,确保新题与历史公开题的重合率很低。

在跨学科融合大背景下,押题命中率更被缩小,比如2023年全国I卷语文卷,要求用拓朴学原理解读《红楼梦》叙事结构,历史卷要求通过16世纪白银流动数据重构全球经济史,其核心目标是区分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跨学科的知识储备。

“同一个考点,出题时具体用什么材料、怎样设问等都无法预测。”云南一位中学教师路雯雯说,一些所谓AI预测的题目只是在历年真题基础上简单更换了数字或表述,完全没有体现出创新性和前瞻性。

让“押题大师”真正变“学习搭子”

虽然“AI押题”市场乱象丛生,但AI技术本身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有很大潜力。专家建议,应从多方面规范高考教辅市场,发挥技术优势,对AI的教育功能“趋利避害”。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余胜泉建议,学校和教师要积极引导,鼓励教师利用AI技术进行学情分析,通过智能阅卷系统了解学生薄弱环节,开展精准教学,但要明确告知学生,AI只是学习的辅助工具,不能替代学校和老师指导下的系统复习。

教育部门应对打着人工智能旗号的“押题大师”加强监管。路雯雯建议,建立AI教育产品备案制度,要求商家提供算

受访教育工作者认为,从近年高考试卷看,高考内容和命题改革鲜明体现出从“解答题目”向“解决问题”转变的导向,突出对关键能力、思维品质和学科素养的考查。显然,这些能力的提升需要长期的扎实学习和深厚积累,而非“投机取巧”的押题和应试技巧所能应对。

不仅如此,AI押题的“误导性宣传”甚至可能对学生的高考思路造成误导,扰乱其正常学习方式与节奏。有学生家长反映,孩子购买AI押题课程后,起初花了大量时间背诵所谓的“必考题”,忽视了基础知识和课堂内容的学习,直到发现影响了模拟考试成绩后才“重回正轨”。

多名教育从业者表示,中高考备考需要系统复习,依赖押题产品不仅浪费时间,还可能让学生产生投机心理,从而忽视重点知识复习,影响正常备考。

法说明和效果验证报告,同时加大对虚假宣传的处罚力度,将违规商家列入黑名单,通过官方渠道发布消费警示,提醒考生和家长理性看待AI押题。

相关企业也需不断“提质增效”。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罗杨洋建议,可有针对性地开展真正有助于学习的AI产品,比如个性化学习规划,建立透明的产品说明机制,如实告知用户产品功能和局限性,而不是打着押题旗号进行商业炒作。

考试没有捷径,还是要以教材和真题为基础,制定科学、扎实的复习计划。选择AI学习产品时,优先考虑具备教育资质、口碑良好的正规平台,避免被夸大宣传误导。(据新华社)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崔文灿

时隔6年,广州市财经商贸职业学校徽羽民乐团再度面向社会公演。6月6日晚,徽羽民乐团54名学生演员、指导教师,以及来自广东音乐曲艺团的几位演奏者在荔湾区彩虹曲苑剧院,为公众上演了一场广东音乐盛宴。令人惊叹的是,舞台上这些青年乐手,大多在一年前还是民乐零基础的“门外汉”。

演出现场



音乐零基础 八个月登台

广州职校民乐团时隔6年再公演

A 当传统民乐遇见Z世代

“同学们都是零基础起步,付出的努力远超专业乐团!”乐团指挥严玉璇感慨道。与知名高中拥有音乐基础的乐手不同,徽羽民乐团的学生们入学时几乎从未接触过乐器,甚至不识乐理。训练这群“一张白纸”的孩子,意味着教师们要从最基础的乐理知识教起,再传授演奏技能,倾注了成倍的心血。

自去年9月筹备开始,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争分夺秒排练。短短两个学期、约8个月时间中,这群零基础的职校生便将《金蛇狂舞》《彩云追月》《战台风》《采茶扑蝶》《步步高》等经典民乐,以及改编自流行音乐的《萱草花》《青花瓷》《中国心》等曲目搬上专业舞台。尽管演奏尚显青涩,但严玉璇坚定地为学子点赞:“他们今天的演出堪称完美!”

记者留意到,当晚的乐手中,出现了新疆班少数民族学生的身影,广东音乐对她们而言本是陌生领域。而即便是本地学生,多数也是在人团后才首次系统接触本土音乐。

严玉璇介绍,这代孩子日常听的是网络歌曲,最初是被乐器音色吸引入团。为跨越文化差异、激发年轻学子的兴趣,乐团开创“传统+新编”教学模式:在坚守经典广东音乐传承的同时,巧妙将流行曲目改编为民乐版本。

“熟悉的旋律让孩子们更容易上手,兴趣浓了,再通过系统学习,他们逐渐理解并爱上了广东音乐。”严玉璇说。

B 指导教师:起点虽晚,受益终身

徽羽民乐团成立于2017年,八年间规模持续壮大——从最初的20余人,发展至如今拥有50多名参演学生的成熟乐团。乐团编制也从5个声部扩展为7个声部,尤其完善了“阮”族乐器配置,新增大阮、小阮、高音阮等,使乐团音响层次更为饱满。

2019年,这支来自中职学校的民乐团曾首次公演,此后数年间仅在校内汇报演出,此次再度面向社会演出,距离上次公演已隔6年之久。

“一个是疫情因素,更重要的是传承容易‘断层’。”严玉璇坦言,中职学生零基础起步,学习进度差异大,且面临特殊学业压力。如电商专业的学生,每学期有长达1个半月到2个月的专业实训期,这期间他们完全无法参与乐团排练。“零基础的孩子要出成绩,必须投入大量时间积累,有时一年都不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更需要一批特别刻苦的学生和老师们的全力支持。”

广州市财经商贸职业学校二年级学生严一含是零基础入团的典型。她坦言最初选修中阮仅因“想有个拿得出手的乐器”,但学习过程充满挑战,“按弦手很痛,音不准时特别烦躁。”坚持一年后,她发现了新乐趣。“现在看着谱就能弹出喜欢的歌,成了最好的放松方式。”为备战此次公演,她最近一个月每周训练3至4次,每次长达2至3小时,最终完成了1首独奏和4首合奏。

相较于起点更高的重点高中成熟乐团,徽羽民乐团的“逆袭”之路更显不易。尽管学生们大多在十五六岁才接触乐器,错过了所谓“最佳启蒙年龄”,但严玉璇和她的同事们坚信,学习音乐,任何时候开始都不晚。“这些孩子最幸运的是能在学校接触到非遗传承的乐器。毕业后,他们不仅拥有专业技能,更掌握了一门终身受益的才艺。”

